

李敖文集

# 国民党研究



李敖文集(第一辑)

# 国民党研究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落？何人報大仇？明珠豈肯做暗投？  
信手翻千古案，我以我血薦蚩尤。

李敖



蒋介石时代，把人才当  
奴才用，蒋经国时代，把奴才  
当人才用，如今李登辉时代，  
却把奴才当奴才用。

——李敖

# 目 录

自 序	1
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？	3
国民党“意淫大陆，手淫台湾”	11
国民党的“余态”	23
国民党与“光辉的十月”	27
国民党杂碎	29
国民党与钞票	32
国民党与公债赖债	44
国民党与国泰诈财	47
国民党细姨史	55
国民党乱点鸳鸯谱	71
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？	76

# 目 录

国民党与营妓	83
国民党与老兵之一	133
国民党与老兵之二	141
国民党与老兵之三	143
国民党与老兵之四	146
国民党与忠烈祠	160
国民党的酷吏	166
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	173
国民党的通缉症	175
国民党与印	179
国民党的“反攻无望论”	183
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	188

# 目 录

国民党与走狗	191
国民党与种猪	194
别把国民党的无知,当成 国民党的宽大	197
论国民党的美感	200
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知识水平	204
再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知识水平	212
百分之三十的反对党	216
国民党的人才政策	217
都是国民党?	219
成舍我“我独乌龟”趣闻	221
爱国爱到屁股上	223

# 目 录

蒋宋美龄又不要脸了	225
国民党的贿选价码	227
日理万机与日理一鸡	229
比国民党还国民党	231
公布财产不够,报出来源才算	233
国民党下班了	235
国民党气为之夺	237
国民党法为之毁	239
“我以为那是真的”	240
“选他做皇帝算啦!”	242
国民党杀余登发?	244
许信良与国民党	246



# 目 录

法官不行了	248
国民党自食其果	249
奴才教育与混蛋教育	251
“户半开”的民主	253
批蒋通电出土	255
国民党又造谣了!	259
谁追国民党?	261
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	262
国民党的自大狂	264
国民党的外交	265
从以文会友到以舞入党	267
国民党的电影问题	268

# 目 录

龟头上的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	271
蒋宋美龄临走还要大牌	272
国民党的内婚制	274
淡水看海	275
国民党“配票作业”	276
你的小留学生呢？	278
只证明你们更残忍而已	280
又是露奶头问题	281
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	283
“三进宫”答刘辰旦	374

# 自序

一个老国民党员吴越潮，有一天向我说：“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。因为有坏人，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，丢了大陆；但因为有好人，所以虽然丢了大陆，还没完全垮台。”我回答道：“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，但是有了又怎样？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？二十年前，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(John Alvin Bottorff)的家里，叶公超就向我说，他加入国民党，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，结果呢，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，反倒把自己陷进去。可见纵使好人，加入了国民党，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，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。”

一九五〇年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已

自承“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”，其实他们亡国之日，也就是亡党之时，一九五〇年以来在台湾的国民党，只是尸居余气的一个家天下而已。这个家天下随着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的双亡，如今已濒临解体。目前这些蒋家家奴们，打算把“革命民主政党”的基本体制，有以转化，妄想适应新潮，其实决无光明前途可言，在历史家眼中看来，他们只是回光反照而已。

这本《国民党研究》，就是从多种角度，对国民党的一番总检查、总验尸。这一检验，全中国没人能比李敖做得更好，因此我不惜付出时力，存此信史，为人间张大义、为士林存直笔。——特立独行的伟大知识分子，岂不正该如此吗？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夜深

## 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？

国民党大张旗鼓，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“庆祝建党九十年”了。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，由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四，正好是九十年。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，分为五个阶段：

一、兴中会——一八九五（中华民国前十七年）起算。

二、同盟会——一九〇五（中华民国前七年）起算。

三、国民党——一九一二年（中华民国元年）起算。

四、中华革命党——一九一四年（中华民国三年）起算。

五、中国国民党——一九一九年（中华民国八年）起算。

照这五个阶段，连结起来，是有九十年没错，但是，帐不能这样算法——不能一网兜收、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，这样算法，就未免“贪天之功”又“贪人之功”了。半个世纪前，革命元勋章炳麟（太炎）为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写序，他就愤怒于“知当时实事者已少，夸诞之士，乃欲一切笼为己有。”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。到台湾后，国民党在历史中“自我涉入”（ego-involvement）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他们的丰功伟业越来越多，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，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，这种“一切笼为己有”的不要脸，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。因此，我要在国民党“庆祝建党九十年”的前夜，赶写这篇文章，泄泄他们的底、漏漏他们的气，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，来一番大翻案，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，这种恍然大悟，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，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，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。

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，从一八九四年起算，其实一八九四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，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，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国民党”，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。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、何宽、黄华恢、李昌、刘寿、郑金、程蔚南、钟木贤、刘祥、刘卓、李禄、宋居仁、曹彩、黄亮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，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？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，朱和中、胡秉柯、魏宸组、贺子才、史青、黄大伟、陈宽阮、孔庆睿、刘荫葦、李仁炳、王治辉、胡铮、李藩昌、喻毓西、程品之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柏林兴中会开会时，刘家伦、宾步程、

马法润、王发科、陈匡时、周泽春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巴黎兴中会开会时，唐豸、汤芑铭、向国华等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横滨兴中会开会时，冯镜如、赵明乐、赵峰、冯紫珊、谭发、温遇贵、温芬、黎炳垣、梁达卿、郑晓初、陈才、陈和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，……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？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，国民党翻掌一扑，一律不由死人分说，把会吞下、把人吃光，天下滑稽之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国民党吞下兴中会、吃光兴中会会员，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，一吞一吃，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，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，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，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，那就更胡来了。因为同盟会的成立，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，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（一九〇〇）横滨郑贯一、王宠惠、冯自由、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；壬寅年（一九〇二）东京章炳麟、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、秦毓蓃、董鸿诤、周宏业等的青年会、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；癸卯年（一九〇三）东京叶澜、秦毓蓃、程家桢等的军国民教育会、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、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；甲辰年（一九〇四）武昌胡兰亭、黄华亭、刘静庵等的日知会、长沙黄軫（黄兴、黄克强）、马福益、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、上海龚宝铨、蔡元培、陶成章等的光复会。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，成立同盟会时，日知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，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，而兴中会那时候，已五年之久，没有革命动作了。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到二月五日，老革命党冯自由在《大风半月刊》第

六十、六十一期上，发表《记中国同盟会》，就坦白指出：

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，始于兴中会。然兴中会自庚子（一八九九年）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，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，党中健将如杨衢云、史坚如、郑士良、黄福诸人先后斫丧，元气实力为之大伤。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夏之五年间，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。

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，在早期的记录中，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。一九〇六年，章炳麟在《民报》第六期有《演说词》，就说他壬寅年（一九〇二）在日本时，见到孙中山，但“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，可称志同道合的，不过一、二个人。其余偶然来往的，总是觉得中山奇怪，要来看古董，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。”宋教仁《程家柁革命事略》也说程家柁当时去日本，访孙中山，本来以为“孙文革命首魁，所党必众”的，但以“所谓兴中会，以康有为之煽惑，率已脱入保皇党。孙文惟借张能之、温秉臣、尤列、廖翼朋者数人，设中和堂于横滨，其势甚微。”并说当时“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，无有知革命之事者，惟言维新而已。”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，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。同盟会的成立，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。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：

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，兴中会员孙总理、梁慕光、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；各省同志之由黄兴、宋教仁、程家柁等通知到会者，有张继、陈天华、田桐、董修武、邓家彦、吴春旸、康宝忠、朱炳麟、匡一、鲁鱼、孙元、权道涵、于德坤诸人；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，有马君武、何



天炯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刘道一、曹亚伯、蒋尊簋、但焘、时功玖、谢良牧诸人；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，有汪兆铭、朱大符、李文范、张树耕、古应芬、金章、杜之秋、姚礼修、张树棠诸人；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，有内田良平、末永节诸人。计莅会六十余人中，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桢、马君武、张继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冯自由、宫崎寅藏、内田良平、末永节等十人，其余皆新同志也。

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，提议把“古董”孙中山“公推”为“本党总理，不必经选举手续。”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。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，六十多人的大会中，仅识十人的孙中山，恐怕要靠边站了。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，不过如此，可是有些革命志士，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，如老革命党邓家彦，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《中国一周》上，以《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》为题，就公然表示同盟会“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”，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，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；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，他是光复会的老人，冯自由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说他“志大心雄，不欲依人成事”，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。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，成仁就义，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，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，俨然是本党先烈了，国民党的不要脸，真要加三级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中说徐锡麟根本就“志在光复，而鄙逸仙为人。”如今“逸仙”的同志竟不由分说，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，徐锡麟九泉有知，真要死不瞑目矣！

非但兴中会、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，即使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，也都无法硬加衔接。一九一二年的